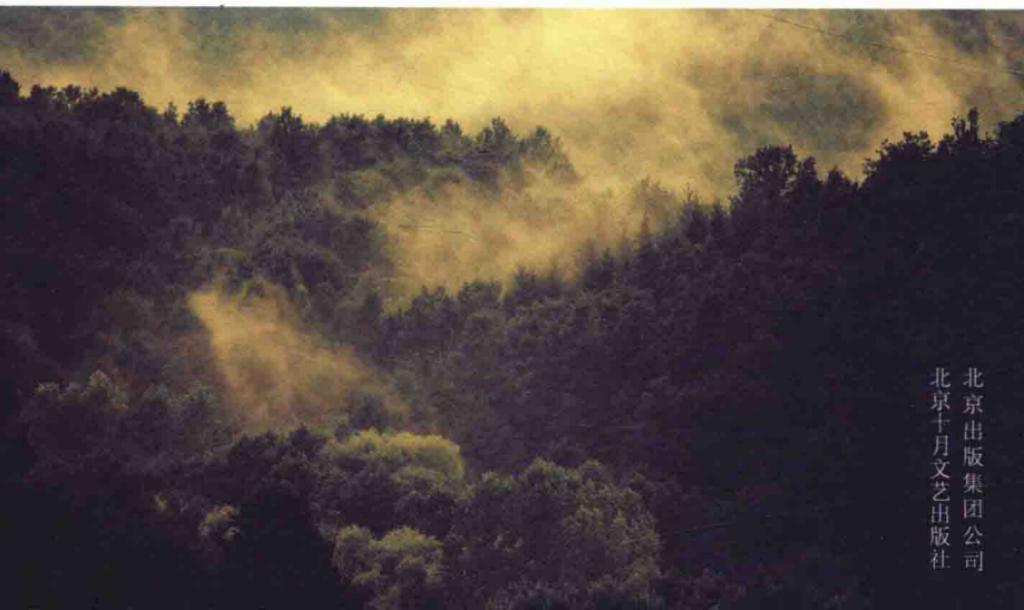




月童度河

庆山

光 寻 觅 到 山 壑 明 月 感 应 到 净 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月童度河

庆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童度河 / 庆山著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02-1581-4

I . ①月… II . ①庆… III .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3059 号

月童度河
YUETONG DUHE
庆山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581-4
定 价 4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一个人因为前世是金匠，眼中只能见到美丽精巧的事物，不愿意看到任何丑陋污脏。佛陀为了让他修不净观，让他从池塘中摘一朵莲花带回家。他目睹莲花的盛开和凋谢，得以领悟。”

——引言

目 录

自 序 001

之一。

一枚海棠	006
适宜	020
痛苦	023
写作	027
孤独	034
相爱	044
清简	052
葬礼	058
早慧	064
涅槃	074
小息	077

长亭。 083

之二。

五公里	106
朋友	113
醍醐	119
菩提树	123
弓道	128
黑枝豆	132
茶道之心	141
净化	144
克制	153
赏荷	161

月。 169

之三。

她 184

石榴 189

旅途 197

镜子 204

养育 212

日消情长。 223

之四。

银杏	236
清净心	244
云梯	251
珍贵	256
山谷	260
学习	264
送别	279

自序

这本书的大部分文章，写于二〇一二到二〇一四年期间。有专栏文章，或是在旅途、闲暇、临睡、起床之时，写在备忘录里的段落。因为想法转瞬即逝，养成习惯时时写下。不管素材是大是小，是深是浅，一律留个记录。这些段落和句子原本彼此独立，互不相关。为让阅读较有秩序，把它们整理在一起，形成篇章。

另有三个短篇，在二〇〇九到二〇一四年期间写就，曾发表在刊物上，但未在书中结集。还有别的短篇，比如《表演》《花谢》《故事》《流萤》，都没有选入。它们有些已拆入长篇小说里面，有些本就是长篇小说里摘出的一部分。《长亭》是为杂志情人节特刊所写的故事。《月》有一部分细节，后来纳入长篇小说《春宴》的架构，但仍收录于本书。《日消情长》写给文学期刊。这三篇基本都与情爱相关。但表达的又不仅仅是这些。

上一本书是采访集《得未曾有》，自此开始使用“庆山”新笔名。只是符合当下心境的一种选择，并不代表其他更多含义。对我来说，十余年的写作，始终如一，不会轻易失去本分。采访是与客观世间的一种交流，也给予读者一些参考和启发。长篇小说与散文仍是写作主要文体。散文通常是小说密集性表达间歇的过渡和总结。它是直接的载体，坦白，没有拐弯抹角，字句都是心声。这也决定作者的书写要保持真诚，并且想法须经过自我确认。

在此书中，有学习、阅读、观察的观点，也有生活琐碎细节的记录。少许引用部分，来自他处，不一一注明。很多观点只是一跃而过，没有展开或写深。一方面，当时的记录是即刻的、现场的，显得松散、跳跃。另一方面，哲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过于饱足会显得晦涩，需要人物和场景来调和。所以未尽的部分，会在长篇里完成。

我们对事物、人生的感受及理解，并非相同。这是由自己的阅历、角度、偏好、思考所决定，不存在高下是非对错之分。就像有人喜欢红色，有人喜欢蓝色。最终红色与蓝色于本质上来说也并无悬殊，只是一种呈现。对我来说，记下及整合这些想法，是对学习和验证做下标记的过程。

写作《月童度河》之前，在写一本长篇小说。二〇一五年五月之前，已写到十五万字。之后生活中发生一些事情，对我产生影响。决定要花时间重新修改这个长篇。之前所有准备，仿佛是在等待一次集中的表达。在这个表达之前，想对心境有一次清理。如同灌注之前，把容器清洁。

这本书大部分的记录是二〇一五年之前的想法。也是一段特殊时期。有两三年时间，时常出发去远地，置身边缘之境，沉淀身心，处于某种幽闭、酝酿的心意蓄养的状态。此书内容大多围绕内心之道，显得与外围世界有些距离。与喧嚣现世对比，它所关注的点也着实专一。那不过就是自己的心。

我并不回避自身的弱陷，也无完美的苛求。这几年的阅读和学习，偏向思考和修心的见地。只是觉得，心的觉知和调整是一种能力。若

能经由修习，让心清晰、有效、清洁、纯朴，看到事物本质，得到更多空间，是某种程度的自由。这条路漫长，值得探索。

如果心有方向，不管外界与外境如何，都可以获得一处栖息之地。如同钟摆在动荡起伏之中，能够回到平衡的中心点。人身难得，一生短促而无常。但大多时候，人仍不知道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真实又是什么。我们活着，仿佛嫌弃生命太长，虚掷时光。又仿佛会永久地占有和享用这个物质世界，而不关心接下来的路会通往哪里。

这些文字，只是一位写作者单独的心灵清理的记录，是过去时。也许在你阅读的此刻、当下，我已有了新的生发。作者在不同时期的观点与价值观会发生变化。表达无止尽，并处于变动之中。但这正是一种如实和行进的写作。变与不变的感受，也在于阅读者的心境有没有产生对应。

记录中的他，并非确定的现实中的人物，是混合生活中相识的多个善知识的特质，然后重组的角色。用书写把这几年的痕迹和记录，打包整理起来。在其中，可以看到盛放与凋谢过的花朵，结出的果实，以及坠落在泥土中的新的种子。人生有些旧的清理，新的开始，很是清净。

愿你在这些文字之中有所得。

庆山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北京



之
一〇

一枚海棠

1

早晨四点十七分的时候清醒，天色仍微黑。有一种深深的万事变化和无常的感受。觉得非常孤独。如同预习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有时觉得时间太快，以致早上醒来会有微微恐惧。光阴流逝。是太专注了吧。如同海浪反复打在脸上无法呼吸。我还在往对岸游着。

路途奔波，睡一天算是休息过来。

把老僧人送的一枚海棠带回北京，今天把它吃了。酸甜，略生涩。他的生命是不建设不囤积，到老也只剩自己。有时有鲜花，有时有牛奶，有时别人供养一些微薄的食物或钱。不作为即是很大作为。他把海棠和鲜花整齐地摆放在菩提迦耶的佛陀画像之前，拿出一只分给我。让我装进裙子的口袋。

那日，在露台上。隔壁屋顶三个年轻僧人在洗澡打闹，互相角斗，把大桶冷水泼浇在对方身上。只裹着僧裙，被水淋透，身材毕现，俊美健壮。当时和身边的几个人都被惊住，没有移开脚步，也没有转开视线。他们也已看见有人，仍施施然彼此嬉戏，生龙活虎，毫无慌乱避嫌之意。然后走进屋子，再未出来。

时至黄昏，天色清凉。这一幕景象如同幻影，难以忘怀的画面。如果是日常生活中的事，就没有这样的张力。我们没有拍照，也没有谈论。这种禁忌、放任的美感，被释放的束缚的活力，也是心的灵光所在。空气中弥漫着柏枝燃烧的芳香，山峦在日暮中变换光线，野猫爬上屋顶，远处殿顶闪烁出金色。这里的一切觉得熟悉，仿佛能够看见它很久之前的样子。

他说你极为用力，喜欢想得完美和理想主义。我当然知道这些未必是优点，但没有这两条，人不可能完成任何事情。很多人都是由于不用力以及过于现实和理性，半途撤退。这样的事见过许多。冒险的心需要一种沉沦的动力。

好像有一种剧烈和专注，享受这个走偏激路线的阶段。拥有一个奇幻的水晶球，小心翼翼顶着它走路。力气大，用的时候没有保留。有时想，人的生活不是在于活多久，而是在于是否活得足够。

活得足够，即是一段充分拆解和粉碎自己的过程。

2

下午六点出门。堵塞的三环，车子停在经过的长虹桥。

十四年前住在三里屯。旧红砖楼，租下一间小公寓。窗外林立多年杨树林，茂密树叶翻动的声音甚为汹涌。有时以为下雨，探头一看，却空无一物。而当真正的雨季来临，街区石板路积水成河，需要

赤脚涉水而行。那时三里屯是这般，脏而颓靡，丰盛而野性。那时的我，瘦，短发，精力充沛，内心无凭靠。经常写稿整日。半夜十二点左右，锁门下楼，去外国人聚集的超市买三明治。

后来在《清醒纪》中记录下这段生活。转眼岁月呼啸而过，一切变换模样。三里屯的杨树林和红砖楼被铲除一空，高楼耸立，成为奢侈品专卖集中地。我也已写尽青春的混乱和迷惘，生活几度变迁。

二〇〇五年夏天，从西藏初次旅行回来之后，住进新公寓。深居简出，从早到黑写作。养两只猫，在厨房做饭。疲倦时下楼，散步、看电影，去超市购买食物、猫粮。写作把肉身点燃成一盏幽微燃烧的灯。失眠时，坐在窗台边，眺望城市梦魇般深沉夜色。凌晨的天空，颜色从暗蓝、深蓝到淡蓝，转到微微发紫糅杂着暗红。天色变幻，充满需要小心分辨的真理般的存在感。微小、边缘、封闭、无人。最终结束持续一两年之久的小说，《莲花》完成。之后单身生活告终，女儿出生。

时间这样快。这样地快。快得抓不住记忆的线头。但，真如你所说，幸好有无常。幸好我们一直在变化。

很多事情没有及时记录。有时也安慰自己，一旦某天需要，强烈的信息渗透身心，必会自动涌出。身心是意识的发射器。但事实并非如此。若不尽快记录、整理，所有当下，都会瞬间成空。即便阿赖耶识从不停止它的工作，眼睛需要实际的存在。当记忆成形，形成心的路程，在其中可以看见一路行经的标记。

昨天做复杂冗长的梦。整个世界荒芜一片，洪水欲席卷冲毁一切。天象异常，却好像只有我一人感觉到即将到来的清洗。世界面临毁灭，在想办法离开。梦境的现象诡异、壮观、紧张，让人疲惫至极。醒来后想，也许从小性格不合群，想法经常和别人不同，这种孤立感渗透良久，曾经带来压力。也许一直在试图找到心的栖息地。

与人聊天，倾听他们的问题。是安静的聆听者，适当提问，激发更深的阐述。人的困惑若拘泥于世俗层面，逃脱不出婚姻、家庭、爱、孩子、工作、经济……诸如此类的主题。这些要素构成现世的安身之所，也是坚不可摧的牢狱。不知道在何种境地，才能真正体会到如海水涌动不息的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的苦。这分明是一场幻觉。

也由此警惕到，人多么容易生活在意识的牢狱里，粉碎自我需要很大的智慧。

一生莫不是如此。出生到十岁，懵懂无知。二十岁，年少幼稚。三十岁，莽撞奔波，生儿育女。四十岁，心有压力，工作忙碌。五十岁，老态毕露，身心衰竭。六十岁，有些人开始离世。很多人的一生，貌似忙忙碌碌，奔波颠倒，却又好像从未曾真正地生活过。

某个阶段，若业力不松动，除维持原状没有他途。如果足够勇敢，应该继续扛起所有问题往前走。直到因果成熟自动脱落。人对问题的解决方式，不是试图找到答案，而是背负到可以卸除的那一天。